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春日葱香

闫立新

进入新春后,天气渐暖,母亲去年在小院一隅种下的两排小葱,抗过一冬严寒后,现在莹白的根茎上,又长出清凌凌、圆筒状的新嫩叶子,挺拔向上。因地域和气候的缘故吧,我们这里的葱,长得比较精致小巧,清香气足,不像北方的大葱,粗大笔直,辛辣味重一些。

一把细溜溜的小葱,不显眼,却是寻常人家烹、煮、炒、拌的必备之物。母亲在拌豆腐时,会去葱地,用手指掐下几片鲜嫩的葱叶,在盆里稍微清洗了一下,持刀细细地切碎,随后从清水里拿出一块嫩豆腐,洒点盐,滴上少许香油,配上碎葱,用筷子不停搅拌均匀,这时,一道平常可口的小葱拌豆腐做成了,只有吃时,才能感受到青白相融的豆腐和葱在唇齿间,交织着清香的味道。品尝着这道小菜时,往往让人想起,做人处事也要像这道菜,一清二白。

一锅鲜美的鱼头汤,离不了小葱的点缀。母亲煨鱼头汤时,把几根葱叶挽成一个个疙瘩,再配上几块生姜和鱼头一起煨。这中间,五香大料等佐料要少,葱姜要多,去腥起香很重要,这样煨出来的汤,才能保持住原汁原味的鱼香。等鱼汤出锅后,再淋上几滴香油,洒上一些备用的碎葱滋润,让鱼头汤顿时鲜活起来。

母亲最拿手的是蒸蛋羹,在粗瓷大碗里打入几个鸡蛋,添上适量的水和香油,加入少许的盐和味精,最后撒上葱花,用筷子快速搅拌均匀成浓稠状。这时,大锅里的水花已经翻滚开来,把碗放在锅里,盖上锅盖。等蛋羹蒸熟后,原先的半碗蛋液,已经“涨”成满满碗蛋羹。吃上一勺,嫩豆腐般细腻可口,香气四溢。

人说,山水在远方,炊烟在近处。

我们总是习惯从一个熟悉的地方逃出去,去体验另外一种生活。一个徽州的朋友爱极了他的家乡。春天,他给我讲油菜花铺陈如海时,站在江岭上可以看得层层叠叠的梯田。梯田上种满了油菜花,花朵弥漫着淡淡的清香,当你眺望时,远远的徽州古村落,粉墙黛瓦掩映其间,美好得像一阙宋词或是一轴油画。夏天里,人们在婺源寻山水秘境,赏瀑布小溪;到了秋天,婺源的晒秋更是色彩斑斓,被誉为最美的秋天。而当冬日万物俱寂时,整个古徽州变成了它最放松、自然的模样,人们围炉煮茶,享受着一年中最自由、闲适的生活。古徽州不仅有迷人的风景,更有传统“三雕”艺术。在古村落里,你随处可见精美的石雕、砖雕、木雕,传递着祖祖辈辈生生不息的祝福和期待。在古徽州,还有制伞和打铁的工艺,都让人如孩子般好奇地想去观看。

于是,徽州就是我的远方,每每憧憬着在一个烟雨时节,去探访那些遥远而清新的村落。朋友却笑着说:“其实,我向往大城市啊。人总是对陌生的远方充满了无限的期待。”我突然想,其实,在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中,我们内心中,总是向往一个远方的。

也许,山水总是远方。看惯了都市的车水马龙,灯红酒绿,就向往着宁静的村落,向往着自然大开大合的西部,向往着雪山,圣湖;可是,当你习惯了宁静的村落,是否内心中也有对于

用葱做配菜,似乎人人都会,但真“懂”葱之精髓的人却不多。听一个厨师朋友说,北方的大葱,材质硬,纤维粗,辛辣重,香气少,炒菜时炆一下锅,使整盘菜更容易提味,爆炒猪肝、羊肉等菜品时,用大葱是最佳选择。小葱纤细,水灵灵的,观赏性强,香味也浓郁,入口鲜美,适合使用在一些比较精细的炒菜和凉拌菜等。

我去山东临沂走访朋友时,有天一大早,朋友带我去他家葱地,只见数亩地的青绿色大葱,一排排,近一米高,蔚为壮观,朋友随手拔了两棵,到家后清洗一番,并拿出一叠锅盖大小,薄薄的麦香煎饼。他摊开煎饼,把大葱掰成几段,裹上自家制作的辣酱,卷进煎饼里,咬一口,腮帮子鼓鼓的,我看到他吃得那真叫一个香。

葱,是家家厨房必备食材,在百姓平常生活中可谓“润物无声”般的存在。偶日,读到诗句:“点洒下盐豉,缕橙笔姜葱”;“一事尚非贫贱分,茱萸僭用大官葱。”才知道,古人生活也是和葱息息相关,不论等级门第,不论富贵贫贱,都充分表明葱在烹饪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早晨上班途中,我常去一家早餐店,买上一碗稀粥,两块葱油饼当早餐。这家店里的葱油饼,做工精细,饼大实惠,我看到老板把和得软硬适中的面,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团,擀成面片后,上面细细地洒上盐、十三香和细碎的葱花后,揉成圆饼状,摊在油锅里。等煎出金黄色的色泽后,葱香四溢,香软可口的葱油饼就可以端到客人面前了。

母亲常说,小葱尝鲜,大葱尝味,生活中不仅要有葱香味,做人处事还需有葱的一清二白。

繁华都市的渴求呢。人总是受各种局限,人,也需要踏踏实实的生活。

于是,我们读书。读书时,灵魂是宁静的,似乎已经摆脱了身体的束缚,飞到了遥远的地方。在那里,我们探寻着未知的世界,感受着遥远的风霜雨雪。读书时,身体是安静的,可是灵魂却如鸟儿般自由飞翔。在书中,我们与未知的世界相遇,我们经历不同的人生,似乎远方就是我们的手边,与我共舞。

我们品茶。最爱在冬天里,围炉品一杯茶。心中想着白居易的诗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冬天的北方,其实是无比幸福的。任窗外天寒地冻,屋子里总是暖洋洋的。我们围炉而坐,浅饮低酌,说着诗和远方,嬉笑言谈处,生活中的蝇营狗苟总被扔到了脑后。心里总有一份光,一份暖,我们看过了世界的熙来攘往,仍可以内心温润如玉。此时,内心是安静的,那一壶茶,红艳而明亮,仿佛从遥远的唐宋,走过明清,香味醇厚,尘封在岁月深处。

我们安心做好每一天平凡的生活。平淡的日子,也许就是身边点滴的美好。叶子飘落是美的,街角处卖烤红薯的香气是美的,火红的冰糖葫芦是美的,连人们匆匆走过的样子也是美的。安心而妥帖地过好每一天平凡的日子,就如流水般欢愉而绵长。

灵魂需要一个远方,但是我们也要珍惜着平凡的烟火人间……

源于热爱

赵自力

生活中,总有些人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我散步时,总要经过一个茶叶铺,常常朝那里张望几下。吸引我的不是茶叶,而是店主的笛声。

自从我搬到新的小区,就习惯了那笛声。从生涩到娴熟,从平淡到悠扬,店主总是吹得快乐无比。听多了,就心生好奇,是什么人能把竹笛吹得那么悦耳呢?有次散步回来,我故意到那个茶叶店转转,说是买几斤好茶,其实是想看看吹笛人。店主黑瘦,戴着一副眼镜,坐在椅子上正出神地吹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。好一会儿,他才看到我,放下手中的笛子,询问我要什么茶叶。“我是被你的笛声吸引来的,天天免费欣赏呢。”我说。“无聊时我就吹笛子打发时间”,店主有点不好意思地说,“时间一长竟然迷上了这乐器,一吹就是四五年。”我留心看了下,桌子上有几本乐谱,还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。看来,店主为吹笛还下了一番功夫。那日,我买了几袋好茶,满心欢喜地回家了。

有次回老家过年,我去看望张爹。他快八十了,身体还硬朗,一个人生活了好多年。张爹看到我,十分高兴,非要烧壶茶给我喝。那茶壶有些粗糙,没上釉却很漂亮。张爹说茶壶是他做的,当时我还不大相信,张爹就把我带到柴房。柴房里摆满了坛坛罐罐,一看就不是街上卖的那种,俨然是个陶器小作坊。

“都是您亲自做的?”我问。

“是呀,我年轻的时候就干过窑工,特别喜欢玩泥巴,这不老还玩上瘾了。”张爹有点得意。

“这得需要多少时间啊?”看着大大小小的陶器,我不禁问。

“嘿嘿,做自己喜欢的事,时间就不是问题了”,张爹高兴地说,“我老了,就靠这打发时间呢。”从泥胚开始,成型后还要亲自去烧制,张爹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临走时,张爹送了一把茶壶给我。想家的时候,我会用它泡茶喝。那个茶壶泡的茶,味道就是不一样。

像这样的人,身边还有很多。

伯父从学校退休后,还天天到学校报到,义务教孩子们学书法,乐此不疲;邻居是木匠,上了年纪就喜欢做各种木制小玩具,分发给孩子们玩;朋友小李,有空就去社区和医院做义工,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快乐着自己。如此等等。

在这个世上,有些人能把日子过成幸福的模样,他们并不是有什么过人之处,而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。



山水在远方,炊烟在近处

刘云燕